



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

黃山書社

官箴書集成

第八冊

# 官箴書集成第八冊目次

居官日省錄六卷

〔清〕覺羅烏爾通阿撰  
清咸豐二年刊本

求治管見一卷續增一卷

〔清〕戴肇辰撰  
清咸豐二年刊本

從公錄一卷

〔清〕戴肇辰撰  
戴氏雜著本

從公續錄二卷

〔清〕戴肇辰撰  
戴氏雜著本

從公三錄一卷

〔清〕戴肇辰撰  
戴氏雜著本

宦游紀略六卷續一卷

〔清〕桂超萬撰  
清同治三年養浩齋刊本

得一錄十六卷

〔清〕余治撰  
清同治八年蘇城得見齋刊本

州縣初仕小補二卷

〔清〕褚瑛撰  
清光緒十年森寶閣排印本

七二九

一

二一五

二二九

二五七

二九七

三二三

四四七

# 居官日省錄六卷

〔清〕覺羅烏爾通阿撰

清咸豐二年刊本

古瓶齋集示我讀

司馬士出良餌林制酒吉士前國子監學五

序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學與仕相因而實相成者也未仕須學旣仕尤須學不學而仕則以庸劣諭陋之資而忝居人上胸無一物而任性妄爲其不至誤國計病民生者鮮矣仕而不學則挾我成見而於時勢之殊境地之異風土人情之不同未嘗一一參酌而欲執一己之私心狃平日之見聞以辨論是非興革利弊其不至誤國計病民生者亦鮮矣甚哉學不必皆仕仕未有不需學者也且夫仕之需學豈惟是誦詩書談道德拘拘焉效腐儒之云爲已哉必將取古人所仕之事參觀焉裁酌焉古之所有不必皆今之所無古之所無未必非今之所有類而推焉以此達彼不蔑古亦不泥古則古人之貺我良多而於庶政之張弛衆類之取舍斟酌盡善而猶有誤國計病民生者嗚呼亦鮮矣余夙觀列史每欲集古人之可法可戒者彙爲一帙用資觀省嗣因滇南薊北七赴公車道途迢遞安硯日少遂至所願不成壬子晤同年胡理生太史於都邸促談之下理翁出烏潤泉司馬所輯居官日省錄六卷示余其體例倣從

政遺規等書而所引或正史或外史或古人訓誠或今

時傳聞總以有益法戒爲主統曰居官而下至郡縣上至督撫以及公卿宰輔靡不兼賅披讀之下竊喜先得我心流連不能釋手余未見司馬見司馬之書如見司馬之爲人且見司馬之爲政矣嗚呼世之不學而仕者不必深論亦有夙有博雅之名一行作吏而顛倒乖謬上誤國下誤民以至於官誘叢集陷于罪人者大抵不知仕之需學也使獲司馬之書置之座右事事省時時省念念省當必迴不相伴矣敬以告司馬曰請付諸梓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序

二

以公天下之爲民上者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八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前國子監學正

古滇蕭培元拜識

敘

潤泉司馬宰建昌之四年時在道光庚戌余姪世華之巡檢任余同往每接其邑士大夫則交口稱長官賢詢所爲則曰地本沙漠民情樸野未立 文廟祀 先聖於書院後殿兩廡均未建乃倡捐督造祀典克明崇文教也書院雖創而制未備乃廣學舍增膏火優禮文士勵以品學嵐科兩試局門校藝必得眞才此吾邑數十年罕見隆作養也邑去府學校較遠婦女節孝多湮沒乃採訪必徧旌表下逮幽隱鳩工立祠敦風化也向無農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敘

三

壇典禮闕焉乃卜地東郊捐資築其宇造屋如制設位於中遵行耕藉重農事也境絲亘二千餘里東北多盜太平社者倣保甲而爲之頃者冒嚴寒而按所部申約令督緝捕往返四十餘日獲盜無算安良善也他邑流亡則留養有局向以二月止者爲捐俸以寬其期至三月止廣仁惠也道有異服肆有滌畫立子懲禁市井聚博向惟縣官輿夫恃勢敢於設局窮民負質衣至露體冬月斃於道者多博徒察其弊撤乘輿而易以車市中遂無聚博者禁奇衰也不惟是也初至之日盡逐流娼

搜其家得幼女十一人諭邑中耆老好善之人作義女

養之比長擇良昏配必報官驗明其人以杜他弊今十  
一人者俱已得所矣豈非拔之苦海之中而予以再生  
哉他若惜字紙禁私宰善政無微不至古之召父杜母  
何以加焉余聞而心誌之近得讀其所輯居官日省錄  
乃知官箴治譜無不得力於茲喜請於司馬曰某聞善  
與人同盍付梓以公諸世司馬曰事多習見言多習聞  
此敝帚耳奚堪示人余曰不然人心猶吾心也凡足以  
自警者卽足以警人天下習見習聞者一引伸則義理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敘

四

出常流覽則觸發多若必求崇論博辯則載籍雖富豈  
若茲之便於寓目哉其必有益於當世也明甚司馬曰  
善乃屬記斯言於簡端

咸豐二年壬子六月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青浦胡履吉拜識

敘

余雖不讀書粗知大義常於幽獨閒居整襟危坐未嘗  
不嘆情不爲物遷理不爲欲奪之甚難其人也何意承  
乏河朔見有覺羅烏公之居官日省錄其條分縷晰之  
詳可以爲箴銘可以爲至論旣愜理而饜心亦怡情而  
悅目細按其存心之正樹德之精蓋將以居仁爲居居  
敬爲居官場之靡麗毫釐不染於胸懷且將以省心爲  
省省身爲省日用之紛華幾微已除於座右良吏純儒  
兼擅其美循規蹈矩交盡其修無惑乎政成而幾於虎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敘

五

徒珠還化治而鄰於麟遊雉馴不矜才不使氣樹以四  
維而民知教不立異不鳴高比於三善而俗以成郇伯  
之膏雨何殊甘棠之遺愛未艾於以証天姿之高超羣  
類而獨成美秀學問之正拔庸愚而特逞英華仕路閑  
以繩墨宦海不廢詩書行其經無迂腐之氣濟以權有  
儒雅之風穆穆然君子淵淵乎古人苟非六樂以陶其  
性五禮以防其情何能不迷於物誘不惑於胥徒不移  
於權勢不溺於榮華若是之眞而有守毅而有常哉是  
誠能情不爲物遷理不爲欲奪者也向之所謂難其人

者今則遇之目而不覺廢然返矣始知坐井之見守株

之愚何足以量天下士哉誠宜付之梓人公諸同好俾居官者皆能如是以居官日省者皆能如是以爲省蒼生有託命之原

國家得賢良之佐矣罔識鄙陋謹爲之序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冬十一月

欽命熱河兵備道長白菊山甫定保拜誌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敘

六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自序

七

古人遇物留銘朝夕觀覽蓋人心善惡之幾有觸斯動觸善則善念生觸惡則惡念生善莫要於勸懲勸懲莫備於聞見顧第泛泛焉羅列古今繁稱博引於考據記問之間噫史冊紀載更僕難盡其於身心日用又奚裨乎聖賢教人爲學曰切問曰近思事無取乎閑博義無取乎精深苟有一二言一二事足以警覺提撕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此予日省錄之所以輯也嘗論之士當未經筮仕以前止一身一家之事一旦宰方隅膺民

自序

古人遇物留銘朝夕觀覽蓋人心善惡之幾有觸斯動觸善則善念生觸惡則惡念生善莫要於勸懲勸懲莫備於聞見顧第泛泛焉羅列古今繁稱博引於考據記問之間噫史冊紀載更僕難盡其於身心日用又奚裨乎聖賢教人爲學曰切問曰近思事無取乎閑博義無取乎精深苟有一二言一二事足以警覺提撕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此予日省錄之所以輯也嘗論之士當未經筮仕以前止一身一家之事一旦宰方隅膺民

社發一念苟善億兆人實受其利發一念稍不善億兆已受其害靜夜自維怵惕何已非有誘掖於前防閑於後何以使此心得主而不遷乎予服官八載深愧學殖淺薄又疏於諳練爰摘前史中善惡事蹟格言及四方友朋傳述郵寄輯爲一帙凡官箴民事興利除弊以類畧登明知挂一漏萬不免貽譏然觸目捫心用以警覺提撕者皆切身近己朝夕不可離之事也又各綴數語於篇首俾清眉目非敢云敘敝帚自珍厯有年所適邑尉胡君世華莅任其叔理生太史偕來見而賞之力勸

付梓以公諸世所冀

大雅君子加以刪削正訂匡予所不逮俾成有用之書  
豈非予之厚幸也哉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七月初吉覺羅烏爾通阿題於柳  
城官舍

## 居官日省錄

凡例

一從政遺規居官寡過錄諸書皆先官事由鉅及細是編悉依爲次故以莅任居首而檢身治心之道特置簡末以重歸宿

一各條事蹟或以先勸後懲爲次或於勸之中取其心跡尤純者冠之或一類中微分兩件者於中另起要取意義畧有貫串閱者便於尋繹故不以時世爲序若事無差別則仍序其時世

##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凡例

一

一是編語不求綺麗事不尚新奇但取有補於心性有益於官事有利於民生者或諸書習見或跡近稗官備登之以爲法戒

一各條自治治人外於吏役積習風俗流弊間亦登記一以練達人情一以備勸諭之用

一大易爲寡過之書然其中陰消陽息莫重於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二語故是編於善惡多陳果報以爲身心儆惕

一古人言行正史所載外軼事多見他說傳鈔不一近

代人事尤屬傳聞互異難免於訛冀爲法戒之用不足當智者一笑爾潤泉謹識

居官日省錄總目

卷之一

莅任

延幕友

事上官

和同寅

待胥吏

馭衙役

考代書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總目

卷之二

忠君

愛民

功過格

教養

荒政

保甲

卷之三

決獄

人命

盜賊

姦情

卷之四

申報

批駁

察監獄

察班房

祥刑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總目

二

勸民息訟

卷之五

敬神

祈禱晴雨

敬惜字紙

旌表節孝

立義學

卹孤貧

立義塚

平治道塗

禁宰耕牛

嚴禁賭博

驅逐娼妓

卷之六

清慎勤

儉

寬嚴

虛衷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總目

三

忍

知足

知足

知足

知足

知足

知足

知足

知足

居官日省錄目錄

居官日省錄卷之一

卷之一

莅任

延幕友

事上官

和同寅

待胥吏

馭衙役

考代書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目錄

覺羅烏爾通阿潤泉編輯

男 滕斌 煙斌

受業 胡世華岫桐 全校

青浦胡履吉理生 參訂

莅任

昔者子產爲政。初行之日。民歌蠻尾。久之乃有衆母之稱。古今無不可整之風俗。亦無不可飭之紀綱。惟作事當謀其始。始事從嚴。則人以犯法爲懼。而無不奉行。若始事一寬。則人多玩心。日後雖欲振作。而積習難返矣。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莅任

後人不及子產之才。不必學其更張。不可不學其嚴厲。一官初到。未講興利。先講防弊。弊所從生。莫甚於蠹吏奸民之窺伺。我以嚴厲自持。則言語不苟。噴笑不輕。使人無從伺我之喜怒。雖有巧僞。奚敢相嘗試哉。若夫民生利害所係。果有必應更張者。亦當籌其至善。毋以急功近名之心。參雜其中。一念粗疎。或不免矯枉而過正。變本而加厲也。且才卽如子產。猶且訪然明之議。採鄉校之談。蓋虛衷可以集益。甫履其任。於地方人情土俗。因革興除。豈能盡悉。非在在留心考察。一朝貽誤。百弊。

叢生大可慮也。是以莅任之始。氣欲其靜。而心欲其精。氣靜則上下惕然而不敢玩。心精則鉅細釐然而不能淆。異日舉措皆迎刃而解已。

下車首政三十二條 伍燕堂先生作

入境私訪廣耳目也。稽察宅門嚴出入也。僕從謹樸防弊竇也。易服查街樹風聲也。峻拒請託。勵節操也。清理庶獄伸冤抑也。勤宣講約先教化也。敦崇士品維風化也。振勵書院崇實學也。和協同寅集衆長也。虛詢耆庶宣幽隱也。盤查倉庫免後累也。嚴懲盜賊安善良也。訪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莅任

二

拿訟棍清訟源也。痛鋤撞騙除擾害也。查拿娼賭端風俗也。申禁鴉片保民生也。裁革官價防冒濫也。約束書差懲蠹弊也。裁汰冗役減擾害也。傳審定限省拖累也。親查飯店防淹訟也。肅清街道新氣象也。編連保甲弭盜賊也。拯恤孤貧廣慈惠也。慎恤監獄防逃越也。普修橋路便行旅也。禁止演戲惜財費也。禁宰耕牛重民依也。勸課農桑足衣食也。開築隄堰防旱澇也。嚴禁奢侈裕民財也。

前明蘇州太守况公下車各政凡十七條

一州縣府道等官到任之時宜猛以濟寬日久應寬以濟猛。下車之日清查倉庫以免日後賠累。倉穀石數庫銀成色均應親自過眼以防胥役欺詐。

一清查積案冤者伸之應死者擬抵減流者減流庶囚犯無久繫囹圄之苦。

一私立班館詐取錢財極爲可恨。下車之日訪着卽重辦。

一班房乃看押要緊人証之所可以取保卽釋之。須防差役應押者私放應放者私押該管官每日或間一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莏任

三

一日於四五更時親往班房照簿一查有私押私放者卽將該役重辦。

一訟棍訪着卽辦須在下車時遲則無濟矣。

一編查保甲城內及各鎮熟閑去處尤宜親查親到不準住一行踪可疑之人庶無大盜來境及邪匪串通等事。

一編查保甲須防胥役勒索錢財及奉行故事。

一下車之始有利必興有弊必除。

一嚴查家丁撞騙幕友須有品方延匪人勿請。

一娼賭乃盜賊之藪。到任卽將此種人逐出境外。少無數的事。

一書院月課認真。士子教以作人。勿寫狀子。

一百姓愛之如子。遇有旱澇。卽應請賑。

一歷代荒政應留心。

一歷代水利應留心。

一歷代保甲應留心。

一歷代積儲應留心。

一歷代賢吏遇變守城應留心。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茲任

四

事蹟

杜正獻公衍。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厯任多。厯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能伸其志哉。乎。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

邵伯溫初入仕。請教於程明道。曰。凡奉行官司文書。於其急處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眞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廖德明朱文公之高弟也。少時曾夢一神題其謁刺云。宣義郎。廖某後登第果受是職。思及前夢。恐官止此。遂不欲行。文公諭之曰。人與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也。今汝赴官。惟是起心處。動念時。先當充廣德性。力行善事。前夢不足以爲芥蒂。德明頓釋所疑。拜而受教。後果官至侍郎。

武林張恭懿公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臺長爲儀封王廷相。一見卽器重。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輿人躡新履。自灰廠厯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汙其履。轉出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

言終身弗忘。

昔有士人初拜官將行。其兄戒之曰。人言官品定於生初。我謂人品定於官初。作官全在立腳之始。起處不失腳。便終身不錯趾。

新昌有士人。少年負氣。筮仕得嚴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爾。越三年。士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范任

六

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胡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工未訖。罷去。羣小斐然興謗。皆以滕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皆不肯書其簿。胡於坐中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奚不早告。俟其去。今始訐之。豈美事乎。一坐大慙。

格言

薛文清云。正以立心。廉以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

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顏茂猷曰。居官者孰不知廉謹足尙。而一入仕途。愈有漏於天網。利令智昏。豈非左計乎。抑吾更有慨焉。古之人。其將入仕也。爲父兄師傅者。無非以清廉謹慎爲最。故雖有不肖。亦莫不勉爲好官。今也不然。士人一有地方。親族輒代爲屈指。曰。此缺一年分規。當得若干糧條火耗。當餘若干。地方供應當進若干。民間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范任

七

詞訟當取若干。無非以規例羨餘之多寡爲缺之美惡。而民生吏治不問焉。噫。筮仕之始。習見習聞。無非利之一事。安有貨賄當前。而能淡定不動者哉。無怪墨吏之日益多也。

徐太守九思嘗謂人曰。我昔爲句容縣令時。初入境。縣中百姓滿路迎我。或趨前。或擁後。或更番以轎擡我。已而至堂上。敷公座坐。我百千餘人跪伏階下。不論老少。皆以爺稱我。爾時我悚然內省曰。嗟嗟。此百千人者。其形體與我無異也。乃高年白髮。亦相率呼我

曰。爺。彼固以我爲父母云爾也。如何乃可以當此父母之稱哉。爲之慚愧悚惕者數日。觀徐公之言。則爲民上者。雖時加愛護。猶恐實不副名。倘再肆輕蔑。豈不喪天良而速官謗乎。

不循法律。不守規矩。事本可也。而必欲創一政以新人耳目。意本無奇。而必欲別一調以聾人聽聞。致使人嗟怨。道路以目。可不痛哉。然此擾亂之禍。大約多出於聰明才辯之士。妄作妄爲。毫無忌憚。豈知前人創建之事。已經多少損益。參酌果有不善。當必早爲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茲任

八

更改。何待我事後饒舌。

李昌齡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貴行己也。况登仕版。又與處鄉不同。忠直公廉。乃本分內事。今也求遷。而先濟以巧詐。則心術已自不端。置之廊廟。能忠直乎。出而臨民。能公廉乎。

劉忠宣與吳獻臣書曰。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特戒近利。尤當戒近名。吾子利固澹然。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爲。兩爲持此。而欲政善民安。恐未可得。又語陸吉士深云。初入仕途。不可受人知。知己多。則難爲立朝。

袁司李曰。爲官切莫恃才。一任聰明。往往多有錯誤。悔無及矣。又曰。風俗之相安者。雖事不近理。亦須從容感化。猝而更張。反足致怨。魯人獵較。夫子亦獵較。方是大聖人作爲。張懋謙曰。士大夫一飲啄。一言動。則當爲世道慮。爲地方風俗慮。萬不可只顧目前。徒逞己見。馮小山曰。凡入仕者。不可有立異心。不可有好名心。纔好名便要立異。纔立異便要紊亂舊章。舊章既紊。不免便要破敗。惟平易二字。可終身行之。胡瑗教人曰。心中疑事。便不要做。華陽范氏曰。民莫不惡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茲任

九

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又先賢曰。政事儘宜古而不宜今者。則損益二端。亦治天下所不可少。但須實見得道理明白。合乎人情。宜乎土俗。斟酌盡善。方可次第改革。若師心自用。無補於民。不如仍守舊章。爲愈。諸先達所言。確有至理。好事喜功者。得不少爲動念乎。

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實。不宜居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愛國爲民。當有心。不當有語。有其語。則毀來。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一度。嘗有御史令裁公服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如此。曰。相公輩初任要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

寡過錄曰。新官初到。一切人役來接。衆目攢視一官。視其所喜者何在。後卽思所以承順之。視其所惡者何在。後卽思所以掩飾之。視其所疑者何在。後卽思所時凡百舉動不可不慎。而其要尤在於少說話。

汪氏學治臆說曰。官聲賢否。去官方定。而實基於到官之初。蓋新官初到。內而家人長隨。外而吏役訟師。莫不隨機嘗試。一有罅漏。羣起而乘之。近利以利來。近色以色。至事事投其性之所近。陰竊其柄。後雖悔悟。已受牽持。官聲大玷。不能籍民之口矣。故莅任時。必須振刷精神。勤力檢飭。不可予人口實之端。受前官交代。是到任先務。其時官親長隨急欲自見。往

往盤量倉穀。百計搜求以爲出力。甚有不肖長隨。借才難爲由。從中需索。一信其說。便著刻薄之名。迨監交持平說亦終歸無用。此等人便須留意。不宜委以事權。平庸幕友。大處不能察核。每斤斤於些小節。日苛駁見長。亦可輕聽。第同監交官三面核算。正項虧缺。斷難接收。留抵如有詳案。自不妨斟酌承受。其他襍項短少些微。直可慷慨出結。此實品行攸關。勿效宦情紙薄。

告示一端。諭紳士者少。諭百姓者多。百姓頃不省文義。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莅任

十一

長篇累牘。不終誦而倦矣。要在詞簡意明。方可人人入目。或用四言八句。五六言六句韻語。繕寫既便。觀覽亦易。庶幾雅俗共曉。令行而禁止乎。

剽悍之徒。生事害人。此莠民也。不治則已。治則必宜使之畏法。可以破其膽。可以鎬其翼。若不嚴治。不如且不治。蓋不逮治。若輩猶懼有治之者。治與不治等。將法可玩而氣愈橫。不至殃民罹辟不止。

財賦繁重之地。印官初到。書吏之有倉庫職事者。間有

一經交納。玩官於股掌之上矣。無論不能覺其弊也。覽之亦必爲所挾持。不敢據實究辦。謬云漏脯救饑。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其斯之謂歟。顧官既洗心。則門印亦難染指。必且多方懲惡。非有定識。定力。不惑者歟矣。

人情俗尚。各處不同。入國問禁。爲吏亦然。初到官時。不可師心判事。蓋所判不協輿情。卽滋議論。持之於後。

用力較難。不若熟訪人情風俗。然後折中判斷。自然情法兼到矣。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莊任

三

裁陋規美舉也。然官中公事廉俸所入。容有不敷支給之處。是以因俗制宜。取贏應用。忽予汰革。目前自獲廉名。迨用無所出。勢復取給於民。且有變本而加厲者。長貪風。開訟釁。害將滋甚。極之陋規不能再復。而公事棘手。不自愛者。因之百方揩克。善良轉難樂業。是誰之過歟。陋規之目。各處不同。惟吏役所供。萬無受理。他若杯餘津貼之類。可就各地方情形。斟酌調劑。去其太甚。不宜輕言革除。至署篆之員。詳革陋規。是謂懷他人之慨。心不可問。君子恥之。

人無全德。亦無全才。所治官事。必不能一無過舉。且好惡之口。不免異同。去官之後。瑕疵易見。全賴接任官彌縫其闕失。居心刻薄者。多好彰前官之短。自形其長。前官以遷擢去。尙可解嘲。若緣事候代寓舍。有所傳聞。必置身無地。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不留餘地。以處人者。人亦不留餘地。以相處。徒傷厚德。爲長者所鄙。

州縣政務殷繁。一官交替。斷不能一律清結。鉅細無遺。接任者或恃才。或挾怨。往往不問案情輕重。一味平

居官日省錄

卷之一 莊任

三

反。雖出入之愆。告歸前任。而小民何辜。徒遭枉縱。之冤。有傷天理矣。卽或案情未確。必得細心研鞠。恐新任匆迫。不若舊任之熟悉也。切勿存利己損人心。以博能名。若案中果有冤抑。於事實堪病民。又不當一概論也。

凡牧宰之治州邑。如主翁之治家。無論大事經心。卽瑣屑亦須留意。所以家道漸致興旺。門庭氣象亦自整飭可觀。以治家之勤而有才也。每見牧宰於錢穀刑名。而外。多非所計。如藝果木植桑榆。禁淫祀嚴邪教。